

<<我的先生朋友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先生朋友们>>

13位ISBN编号：9787802118850

10位ISBN编号：7802118859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季羨林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我的先生朋友们>>

### 内容概要

《我的先生朋友们》介绍了作者生平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几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我可以说不虚此生了。但愿我回忆中那一点最亮的光点，能够照亮我前进的道路。

## <<我的先生朋友们>>

### 作者简介

季羨林，字希逋，1911年生，于2009年7月11日逝世，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之聘，执教北大，一周后晋升为教授。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主要著作包括《糖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初探》、《天竺心影》、《牛棚杂忆》、《病榻杂记》等，他的100多部著作已被汇编成24卷《季羨林文集》。

## <<我的先生朋友们>>

### 书籍目录

我的先生们01 胡适之先生墓前02 扫傅斯年先生墓03 回忆陈寅恪先生04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05 记周培源先生06 回忆汤用彤先生07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08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09 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10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文学界大人物11 西谛先生12 回忆梁实秋先生13 悼念沈从文先生14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15 悼组缙16 追忆李长之17 哭冯至先生18 我的朋友臧克家19 忆终身挚友克家20 悼巴老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21 郎静山先生22 悼念曹老23 悼念姜椿芳同志24 悼念周一良25 痛悼钟敬文先生26 怀念乔木27 悼念赵朴老28 怀念衍梁29 忆章用凡人凡事30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31 三个小女孩32 两个小孩子33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34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35 老人36 Wala

## &lt;&lt;我的先生朋友们&gt;&gt;

## 章节摘录

我的先生们01 胡适之先生墓前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

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

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子民堂中，举行庆典。

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

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

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

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

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

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

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

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

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

后来又回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

后来又回到台湾。

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

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

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

死后哀荣备至。

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

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

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

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

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

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

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

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

## &lt;&lt;我的先生朋友们&gt;&gt;

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

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

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

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

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

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辈子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

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

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

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

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

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

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

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

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

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

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

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

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

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

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

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

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

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我焉有不愿意之理！

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

## &lt;&lt;我的先生朋友们&gt;&gt;

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

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

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他那一间在子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

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

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

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

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

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

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

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

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

## <<我的先生朋友们>>

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羨林那样。

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

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

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 <<我的先生朋友们>>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您（季羨林）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温家宝，中新网7月11日电

## <<我的先生朋友们>>

### 编辑推荐

《我的先生朋友们》：您（季羨林）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我的先生朋友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